

D092
884(2)



S9009000

王雲五著

民國政治思想與
中國政治思想之
綜合研究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石景宜 生 月 年 日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九月二版

民國政治思想與
中國政治思想之綜合研究

一册

精裝本定價新臺幣八十元
平裝本定價新臺幣七十元

著者 王 雲 五

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及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一三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方

本书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七册，上即前卷
一册。本书分上下二编。前编为中国政治思想，
在战国以前，后编在战国以后。本书分上下二
。本书注重思想之时代，本书因时立论，述其现在，
战国时而有千余年，又依时代为一卷之组织，不
如里书家，以思想之时代，分为五人，其国史
即之个乃原书也。是书起，如道、张嘉森亦，
书有合于其道者，亦及本书而幅三分之一，
全书至此而结束也。

至齒下和合資料多，標題亦正一掃也，如按
 其世所，別內字中之各節；因各節所括之若干
 標題，再動筆自。因目次之資料之項下，
 則必各論論科世現生處方。案例之，古第
 一章序內，多外：(一)及行，(二)及牛，(三)及旋
 (四)人及与故行各節。古第二章序內，多外
 (一)及治，(二)及道，(三)及世，(四)及權，(五)及統
 (六)及治，(七)及文，(八)及月，(九)及世，(十)及
 各節。古第十三章社會問題內，多外：(一)禮俗
 (二)及化，(三)福利，(四)社會動態，(五)及濟，(六)

序

三

同一目中，括有資料而正一碑，則據資料出現
之先後為序，例如卷心一目，共摘選資料十九
項，如卷列論說，次為詩，次次道宗，卷宗，
法宗，其後必方順列諸書唐宋文以唐以至元周
訥宗之說，人觀其宗則知心一詞之至其源流，
愈厚，則知其宗，有目，其式每以資料之厚時
與其書之詳詳。

再據全書之目的，詳見第一冊先孝即居王
想方寸。其始書心之序，在四冊而十七卷而月
中句，皆所不白，而第一冊可也。願此平切之

元月出也。母。是年十一月，而弗能
 清以政治理想也。是母而統緒，即爾始撰
 七母，以子家後之。母。切於此而九年二月
 已向竟早之功。作其意多，決於此而休德
 什多矣，始於此而。始於此而。始於此而一
 年九月，而全也。母。始於此而。始於此而
 一筆而成。與生乎此心，始於此而。始於此而
 之。始於此而。始於此而。始於此而。始於此而
 不。始於此而。始於此而。始於此而。始於此而
 也。人生而過百年，與以十傳之。始於此而。始於此而

目錄

前編 民國政治思想

第一章 國父孫先生的政治思想……………一

第二章 康有爲的政治思想……………七九

第三章 梁啓超的政治思想……………九七

第四章 胡適的政治思想……………一三七

第五章 張嘉森的政治思想……………一六五

後編 中國政治思想的綜合研究

第一章 原民……………一八七

第二章 原君……………二一七

第三章 原臣……………二四九

第四章 法治……………二九三

第五章 人治……………三三五

第六章 禮治……………四〇七

第七章 德治	四二七
第八章 政理	四四五
第九章 財用	四七三
第十章 軍事	四九九
第十一章 土地問題	五二五
第十二章 社會問題	五三五

前編

第一章 國父孫先生的政治思想

一

先生，姓孫，名文，字逸仙，號中山，廣東香山（現更名中山）縣人。其生平行誼，簡要明確，莫如其自傳，雖所述事蹟，斷自民國元年，然自元年至其逝世之十四年，可於年譜中摘述補充。茲先將自傳照錄於後：

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予之提倡共和革命於中國也，幸已達破壞之成功，而建設事業雖未就緒，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終必能達完全之目的也。故追述革命原起，以勵來者，且以自勉焉。

夫自民國建元以來，各國文人學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數百種，類多道聽途說之辭，鮮能知革命之事實，而於革命之原起，更無從追述，故多有本於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該章所述，本甚簡略，且於二十餘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尙爲問題，而當時雖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諱，故尙未敢自承興中會爲予所創設者，又未敢表示興中會之本旨爲傾覆滿清者。

。今於此特修正之，以符事實也。

茲篇所述，皆就予三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成立之時，幾爲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簡單，而於贊襄之要人，皆能一一錄之無遺。自同盟會成立以後，則事體日繁，附和日衆，而海外熱心華僑，內地忠烈士士，各重要人物，不能一一畢錄於茲篇，當俟之修革命黨史時，乃能全爲補錄也。

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爲人豪俠尚義，廣交游，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爲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

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祇陳少白、尤少純、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游，聞吾言者，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爲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爲四大寇，此爲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

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乃與陸皓東北游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願傾家相助，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順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耀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則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予則常往來於廣州香港之間，慘淡經營，已過半載，籌備甚週，聲勢頗衆，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乃以運械不慎，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洩乃洩，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同時被株連而死者，則有丘四、朱貫全二人，被捕者七十餘人，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後竟病死獄中。其餘之人或囚或釋，此乙未九月九日，爲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

敗後三日，予尚在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隨與鄭士良、陳少白同渡日本，略住橫濱。時予以返國無期，乃斷髮改裝，重游檀島，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眾，佈置一切，以謀捲土重來；少白則獨留日本，以考察東邦國情，予乃介紹之於日友菅原傳。此友爲往日在檀所識者，後少白由彼介紹於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即宮崎寅藏之兄也，此爲

革命黨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

予到檀島後，復集合同志以推廣興中會，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亦有新聞道而走義者，惟卒以風氣未開，進行遲滯，以久留檀島，無大可爲，遂決計赴美，以聯絡彼地華僑，蓋其眾比檀島多數倍也。行有日矣，一日散步市外，忽遇有馳車迎面而來者，乃吾師康德黎與其夫人也。吾遂一躍登車，彼夫婦不勝詫異，幾疑爲暴客，蓋吾已改裝易服，彼不認識也。予乃曰：「我孫逸仙也。」遂相笑握手，問以何爲至此。曰：「回國道經此地，舟停登岸流覽風光也。」予乃趁車同遊，爲之指導，遊畢登舟，予乃告以予將作環繞地球之遊，不日將由此赴美，將隨到英，相見不遠也，遂歡握而別。

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較檀島尤甚，故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沿途所過之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責。而勸者諄諄，聽者終歸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然美洲各地華僑多立有洪門會館，洪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蓋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圖恢復，誓不臣清，捨生赴義，屢起屢蹶，與虜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勢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盡，二三遺老，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後代，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結爲團體，以待後有起者，可藉爲資助也，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然其事必當極爲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夫政府之爪牙爲官吏，而官吏之耳目爲士紳，故凡所謂士大夫

之類，皆所當忌而須嚴爲杜絕者，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以此條件而立會，將以何道而後可？必也以最合羣衆心理之事跡，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故洪門之拜會，則以演戲爲之，蓋此最易動羣衆之視聽也；其傳布思想，則以不平之心，復仇之事導之，此最易發人之感情也；其口號暗語，則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其固結團體，則以博愛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此最合乎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而最終乃傳以民族主義，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國內之會黨，常有與官吏衝突，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而反清復明之口頭語，尙多了解其義者，而海外之會黨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其結會之需要，不過爲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復明之口語，亦多有不知其義者。當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門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復明何爲者？彼衆多不能答也。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而洪門之衆乃始知彼等原爲民族老革命黨也。然當時予之遊美洲也，不過爲初期之播種，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觸清廷之忌矣。故予甫抵倫敦之時，即遭使館之陷，幾致不測，幸得吾師康德黎竭力營救，始能脫險，此則檀島之邂逅，真有天幸存焉，否則吾尙無由知彼之歸國，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

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